

大理乡村中小學生自然教育路径优化研究

刘婷婷 杜国安* 张丹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 大理乡村生物多样性资源聚集, 具有开展自然教育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乡村中小學生更接近大自然却更疏离大自然。基于这一现实困境聚焦大理乡村中小學生探索自然教育的优化路径, 大理乡村中小學生自然教育应惠及全体乡村中小學生, 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家庭三方协同育人主体, 以学校为中心向周围乡村拓展的育人场域, 以特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为育人载体, 以专业机构和高校师生智力支持的助力平台, 形成对在地自然环境保护的行动自觉。

关键词: 自然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 乡村教育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Approaches for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Dali

Liu Tingting, Du Guo'an*, Zhang Dan

School of Management, West Yun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China Yunnan Dali 671000

Abstract: Dali's rural areas are rich in biodiversity resources, offering unique advantages for nature education. However,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ough physically closer to nature, are increasingly alienated from it. In response to this practical dilemma,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optimal approaches for nature education targeting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Dali. Nature education for these students should benefit all of them. On this basis,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amewo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centered on schools and integrating the efforts of society and families; the educational field should extend from schools to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distinctive courses should serve as the educational vehicle; and a support platform providing intellectual assistance from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udents should be built, so as to foster a consciou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Keywords: Nature educ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Rural education

0 引言

乡村具有开展自然教育得天独厚的优势, 大理乡村聚集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更是其他地方无法媲美。成长于乡野的中小學生, 本应该具有对自己家乡、山川、河流、土地的丰富认知, 但事实上, 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吸引力似乎远远大于大自然的吸引力, 以至于乡村中小學生更接近大自然却更疏离大自然。而城市中小學生对大自然表现出更多的探索欲, 他们流连于城市公园、郊野农场、自然保护区, 进行自然观察等活动, 甚至有从一线城市不远千里奔赴大理乡村自然教育的中小學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应然

和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

1 何以疏离: 家庭无力性与学校浅层化的双重归因

据《2018 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①②}自然教育机构服务人群主要面向小學生和亲子家庭。城市家庭的父母由于学历水平和经济实力都明显优于农村家庭, 他们有实力也愿意接受自然教育机构的付费服务。农村家庭的父母迫于生计的压力, 对子女教育更多局限于监督催促, 对于自然教育自然是无暇也无力顾及。另外, 目前开展自然教育的多为自然教育机构, 如表 1 所示营利属性的机构

①由于 2019 年以来的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无法获取, 故援引 2018 年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根据笔者长期对自然教育服务机构官方媒体的观察发现, 其服务人群主要受众与 2018 年相比较并无质的改变。

②自然教育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 以至于学界对此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本文引用全国自然教育网络编著的《自然教育通识》中的定义, 即自然教育是在自然中实践的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教育^[1]。生态文明教育旨在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提升各类人群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环保科学素养。由此看来, 生态文明教育和自然教育均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核心目的, 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表1 部分自然教育机构部分活动收费详情

活动名称	活动持续时间	费用	费用包含
绿豆沙的夏天——少年生活是实验营	5天	3280元	课程费、物料费、保险费、住宿、餐饮、当地交通
小小山野冒险王	6天	5480元	当地交通、住宿、餐饮、学费、用品费、设计费、组织费、保险费
雨林昆虫科考营	6天	7980元	住宿、餐饮、当地交通、教师薪酬、科考工具使用、保险费、门票
山谷呼唤——石城山野营	7天	4480元	课程费、物料费、保险费、住宿、餐饮
川西森林学校——藏地文化深度体验营	7天	7680元	课程费、物料费、保险费、住宿、餐饮、当地交通、门票
漫步绿宝石版纳夏令营	7天	7880元	课程费、物料费、保险费、住宿、餐饮、当地交通、门票

提供的付费服务价格较高,农村家庭无力负担。更有不少家庭,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子女留守在乡村,由老人抚养长大,这些留守儿童,祖辈能照料其生活起居已是尽己所能,很难在自然教育领域有所教导。农村中小学生参与农事劳作虽然是日常事务,比起城市中小学生,泥土、作物、花草构成他们的生活底色,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对熟悉的乡野进一步探索和挖掘,久而久之便会对乡野无感。

另一方面,笔者选取大理中小学部分教师进行访谈发现,学校在落实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方面,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形式来开展,如手抄报、国旗下讲话、捡拾垃圾、演讲比赛等。个别学校会结合当地的山水人文特点设计教育活动,如大理市洱滨完小以洱海保护为主题创作歌舞剧《洱海鸥鸣》。2022年来,在“绿美校园”的倡导下,大理中小学开展了绿化校园活动,开辟种植区进行绿植养护,可以看到中小学在探索如何将生态文明更好的融入到教育教学环节所付出的努力,但是即便如此,生态文明教育的主流实践仍然是停留在一个较为浅层次阶段。有学者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浅层次化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时空局限封闭,表现为以书本为本,以课堂讲授为主,这不仅禁锢了学生的身体活动,限制了他们的自然视野和感受自然的机会,还削弱了他们感知自然的能力,使他们在缺乏自然体验的教育中逐渐丧失对自然的归属感^[2]。

2 大理乡村中小学生学习自然教育的内在理据

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二十大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大理十余年来系统推进洱海治理,并依托洱海论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地区影响力。生态文明教育既依赖工程治理,更需教育长效支撑。在此背景下,面向乡村中小学生学习自

然教育,是生态文明教育扎根乡土、破解“近而疏离”悖论的必要路径。

自然教育能够让受教育者更深层次地与自然联结,并激发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自然教育是必要的,因为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自然教育能够增强受教育者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理解,使他们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接触自然、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的科学知识,受教育者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这种环境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行动方式^[3]。

第二,自然教育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实践能力和探究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实验观察等方式,让受教育者亲身体验和探索自然规律。这种基于实践和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了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理解和应用科学知识,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第三,自然教育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让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存。通过了解资源的有限性、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等,受教育者能够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并思考如何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四,自然教育通过让受教育者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培养他们对自然的喜爱和敬畏之情。这种情感态度不仅能够促使个体主动保护自然环境,还能够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以及培养出关心他人和社会公益的责任意识。

中小学生学习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对于环境和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正在形成。将自然教育对象聚焦于中小学生学习,在年轻一代的心智中播下生态文明的种子,激发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并引导他们以日常的行

^[3]这是一个由“在地自然”自然导师讲述发生在高黎贡山的真实故事。当一个小孩在自然导师的带领下,跋山涉水终于看到天行长臂猿的瞬间,他不禁被这群永不下树的自然精灵所感动,他会自然而然生发出去了解它们的愿望,当从当地护林员那里得知他所观测到的天行长臂猿由于公路的阻隔,无法去到自然保护区的其他区域与族群进行群居繁衍时,他不禁会思考人类的活动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之道。

动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培养中小学生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和保护自然的责任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使他们在未来成为环境保护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唤醒在地智慧:大理乡村中小学生学习自然教育路径建构

大理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开展自然教育提供了先天的基础资源,但是自然导师、课程资源和合作伙伴等必备资源仍处于待开发状态。这些资源的开发,无疑需要地方财政的倾斜支持,同时,还需结合乡村特有的优势资源为乡村自然教育赋能。倡导学校教育同当地社会紧密联结,注重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1]。从育人主体、育人场域、育人载体等方面调动乡村资源。此外,在开展乡村自然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家庭的支付能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既要让自然教育深入人心,又要充分兼顾此项教育的普惠性。

3.1 前提:惠及全体乡村中小学生学习

中国的自然教育兴起于城市,其中“武汉模式”堪称中国自然教育的典范。从“武汉模式”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是由政府支持、机构参与、普惠公众的“城市自然教育共同体模式”^④。自然教育的“武汉模式”找到了城市自然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从最初“兴趣班”的小规模亲子课堂到惠及全市中小学生的绿色生态研学,开辟自然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资源拓展新路径。武汉模式的成功,与自然资源、林草管理部门与教育部门加大政策供给力度有着很大的关系。结合“武汉模式”自然教育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然教育仅仅停留在一些兴趣班或者少数亲子家庭的研学活动中,那么只能局限于少部分人群,无法实现全面覆盖和普及的目标。

在大理的乡村开展中小学生学习自然教育,也应该坚持普惠性的原则。通过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学习自然教育,他们将更加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激发他们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感和主动性。这样的意识和行动将成为推动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促进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教育中注入自然教育内容,教育面向的群体不是乡村中小学生学习代表,而是乡村中小学生学习全体。大理乡村中小

学生的普惠性自然教育将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让每个乡村学生都能够接触到自然教育的内容和活动。乡村少年置身乡村自然环境之中,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乃是乡村少年精神成人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与乡村自然的亲熟关系中启迪、孕育乡村少年的基本生命姿态,乡村少年与自然的亲熟理当成为乡村教育的重要意蕴^[1]。自然教育可以让乡村中小学生学习与自然建立亲熟关系,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保护意识,促进他们的精神发展和人格形成。

3.2 主体:以学校为中心的三方协同

学校作为系统传授知识的主体,在基础教育阶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中小学生学习与城市中小学生学习一个显著的差别在于校外教育,大理乡村的校外教育机构匮乏,校外教育力量单薄零碎,而乡村学校作为在地文化高地,相比较于其他力量如家庭、社区有着天然的优势,更有可能进行各种教育资源整合。所以,笔者认为,乡村学校是开展自然教育的核心力量。另外,中小学科学、地理、生物学、美术和劳动等课程中蕴含着自然教育的内容,教师日常已在开展,但是内容局限于课本、空间局限于教室、方式局限于教师单向传输,需要在自然教育的理念下对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方法进行优化重构。

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大理乡村学生学习基础薄弱,课后时间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监督写作业和辅导。另外,乡村教师在教学之外往往还身兼数职,非教学工作占据乡村教师常规教学之外的大量时间。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乡村教师难以独立承担开展自然教育的重任。构建乡村学校为核心的社区、家庭三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尤为必要。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教育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成立于2010年的腾冲市珍稀动植物保护协会,在推动腾冲在地自然教育活动中起到了非常核心的作用。协会不仅仅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孩子,同时也关照到高黎贡山下的孩子,为了把自然教育更多地服务于当地,腾冲市珍稀动植物保护协会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培养并形成了高黎贡山周边社区自然教育团队,其中包括学校教师,社区青年,有经验的护林员,因为有了当地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在保护区周边村寨开展乡村自然教育活动得到充分的支持。协会是推动腾冲乡村自然教育学习平台的核心,连接了外部资源、本地社区青年、妇女、

^④自2016年以来,武汉市公园管理部门组织武汉32家中心城区公园结合自己的园林特色和文化资源,为城市亲子家庭开展自然教育课堂。2018年,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武汉市教育局的加入,开启了“公园+学校+NGO组织”的平台化运作模式,150所学校30万中小学生学习走进公园。2019年,公园大课堂向全市800所中小学习辐射,以公园大课堂普及研学、自然生态课题研学、全域覆盖自主研学等多种形式开展校园自然教育活动,生态研学由试点学校向全市学校覆盖。

本地社区老年协会、本地社区家庭,通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彼此的连接。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基于当地人力资源挖掘构建跨人群跨年龄的自然教育协同主体,对推动当地乡村中小学生学习接受自然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3.3 场域:以学校为中心向周围乡村拓展

自然教育强调在自然中学习,乡村自然教育开展的场域理应为乡村的在地自然环境。如前所述,乡村学校是开展自然教育的核心力量,那么乡村自然教育的主要场域应为学校为中心向乡村森林、草地、河流、湿地等自然区域拓展的综合环境。乡村学校作为日常开展自然教育的主要场所,需要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亲近自然的再设计与改造优化,使其成为能够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教育的场所。

近年来,大理中小学根据学校自身特点和优势,相继开展“绿美校园”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典型案例。如大理镇三文笔完小,学生在学校开辟的农场里进行堆肥、翻地、播种、移苗、施肥、除草、采收。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堆积有机肥料,培育杜鹃花幼苗并移栽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与其他中小学相比,三文笔完小基于劳动实践课开展的“绿美校园”建设不仅局限于校园绿植区的日常养护,而是围绕整个农事活动而展开,这就使得学生与校园内的自然环境有了更多联系的机会,并在不同形式活动中感受自然之美。当然,笔者并不是在强调将农事活动在乡村中小学中进行推广,而是从三文笔完小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乡村中小学在校园这一场域中开展自然教育的可能性,以及无数个乡村中小学打造自己特色的绿美校园的可行性。总体来看,乡村中小学进行自然教育的场域设计是与云南省“绿美校园”建设相契合的,也正是由于绿美校园的建设要求,为乡村中小学作为开展自然教育的主要场域提供了可行性。

3.4 载体:特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自然教育的开展需要相关课程作为依托。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乡村中小学所开展的自然教育是不成系统的,所教授的知识也是零碎包含于科学、地理、生物、美术和劳动等课程中。而且这些知识多在教室内由教师进行单向传授,学生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身处教室外的自然环境中去进行探索。云南省劳动教育典范宣威市西宁街道靖外明德小学,美术、语文、数学等科目的老师会根据课程内容,带学生走出教室,在自建动物园里学生物,在自有植物温室里上美术,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学习。这样看来,开展自然教育的科目并不是局限的,只是教师已习惯于在窗明几净

的教室中开展教学。所以,乡村学校是可以基于现有课程科目进行自然教育的,不过,这就需要基于自然教育的理念对课程内容进行再设计。

笔者所考察的川滇交界处的达祖自然学校通过周五主题课开展自然教育的做法也非常值得借鉴。6个年级共6个主题,每个主题贯穿于一整学年的课程教学,由浅入深,持续开展。孩子们在达祖小学的6年成长,将会参与6个主题的完整学习。按照年级从低到高,这6个主题分别为阅读戏剧、民族体育、地域文化、木工手作、信息技术与自然农场。这些特色课程从摩梭人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要素出发,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让孩子在亲身体验动手做中自然习得祖辈的生存本领,体验到对大自然的敬畏,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土地的关系,更加主动地去了解生养自己的乡村,并形成了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

在建设“绿美校园”的实践中,已有学校开展探究式的自主学习,这些探究式的自主学习正是自然教育的生动体现,但是这些表现往往是个别教师和学生的偶然行动,并未形成学校的共识,所以学生能否获得自然教育可能是随机的小概率事件,而且教师进行自然教育的内容碎片化不成体系,受众也较为局限。因此有必要对自然教育的载体,即相关课程进行再设计以及特色课程进行开发。

3.5 助力:专业机构和高校师生

特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是开展乡村自然教育的载体,从乡村学校自有师资能力和精力综合考量,难以独立进行课程设计与开发,这就需要借助外力。

首先,从自然教育在国内的实践发展来看,自然教育机构是领先于学校的。他们经过多年在自然教育领域深耕,逐渐摸索形成自己的体系化的做法。西南乡村自然教育的典型如泸沽湖畔达祖自然学校开展自然教育都得到了云南明德公益和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自然教育机构的大力支持。从事自然教育的机构因为拥有丰富且专业的知识,如表2开展的自然教育活动形式多样。以此看来,大理乡村中小学生学习自然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借助自然教育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学校合力设计和组织校内自然教育课程和校外自然教育活动。

其次,高校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林学、农学、体育学等学科的师生常年对这些与自然教育关联紧密的学科进行系统知识的学习与科学研究,与乡村教师相比,更具有跨学科课程设计与开发的能力。这方面的能力可以从同济大学定点帮扶大理州云龙县在助力乡土文化传承所取

表2 部分自然教育机构开展的部分活动

机构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在地自然	森林篇章——森林色彩	自然观察
	荒野篇章——未来探享家	自然游戏、自然观察、自然体验
	鸟看自然	自然体验、自然观察、自然笔记
盖娅自然学校	跟着盖娅妈妈“玩音乐”	自然体验、自然游戏
	北京无痕游	自然体验、自然游戏、自然保护行动
	独一无二的花	自然游戏、自然观察、自然笔记
小路自然教育中心	夏夜里的自然与童话	自然体验、自然观察
	职业体验营——少年自然讲解员	自然体验、自然游戏、自然观察、自然解说
	寻幽郎溪,发现萤火	自然体验、自然游戏、自然观察、自然保护行动

得的丰硕成果得到印证。同济大学美丽乡愁公益团队在云龙县诺邓村持续多年开展系列教育活动,通过“水源计划乡土教育”项目开发《我写我家乡:山水诗歌》课程盒,在地乡村教师借助课程盒带领小学生寻找山水生活中的素材,启发学生创作家乡山水诗歌,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水诗歌集》;开发《我绘我家乡:山水入画》,启迪学生通过全新视角的户外探索,发现家乡山水、草木、民居中的细节美,定格家园风景。虽然是高校助力乡土教育的案例,但是这个典型为高校助力乡村学校开展自然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借鉴与参考。

再次,在地高校如大理大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开设与自然教育关联紧密的学科和专业。相比较于校地合作项目内的教育部直属高校,他们对在地师资的优势与局限性、在地自然资源也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在特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在地高校肩负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对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即是社会领域职责的具体化,它们有使命也有能力也为自然教育提供一些在地化的服务。

相比于城市,乡村自然教育的开展更为不易,本文结合乡村中小学的现实状况进行自然教育育人主体、育人场域、育人载体和助力平台的总体构建,为提升大理乡村中

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提供一种可实施的路径,关注更接近大自然却更疏离大自然的大理乡村中小學生这一特定群体,从乡村教育的现实困境出发,期待以普惠自然教育激发大理乡村中小学生对乡野的热爱,进而形成对在地自然环境保护的行动自觉。

参考文献:

- [1] 全国自然教育网络. 自然教育通识[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21: 20.
 - [2] 岳伟, 许元元. 深层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使命与实践向度[J]. 现代教育管理, 2023(06): 31-39.
 - [3] 陈时见, 刘雨田. 乡村学校在地化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1, 20(05): 75-80.
 - [4] 刘铁芳. 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J]. 探索与争鸣, 2008(05): 56-60.
- 基金项目: 大理州社科项目“大理乡村中小學生自然教育路径优化研究”(DLSK2022047)。
-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89-), 女, 白族, 云南省大理人, 讲师, 研究方向: 自然教育。
- * 通讯作者: 杜国安(1981-), 男, 白族, 云南省大理人, 中级, 研究方向: 中学教育。